

大

Caosan_{si} Xiongdi

都

陈安栋 著

市

高三

四

青春

兄弟

丛

花季四兄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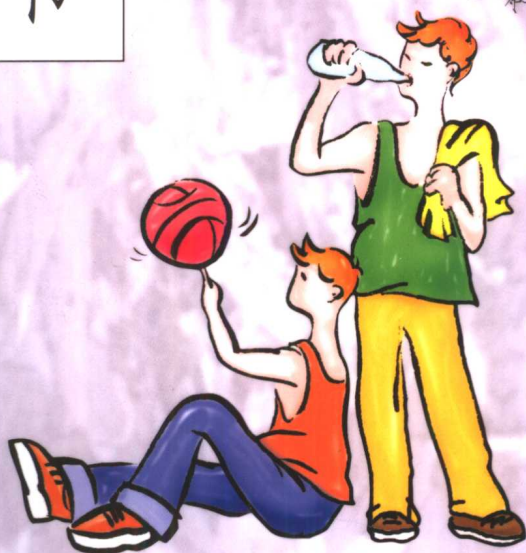
书

面临人生重要转折上演的

一幕妙趣横生、

令人忍俊不禁的

青春悲喜剧。



东方出版中心

大／都／市／青／春／丛／书

高三四兄弟

卷首语

年轻就年轻吧，你有50年的时间
成熟与衰老。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高三四兄弟/陈安栋著.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01.9

(大都市青春丛书)

ISBN 7-80627-768-4

I. 高… II. 陈… III. 自传体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3411 号

高三四兄弟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址: 上海市仙霞路 335 号

电话: 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刷: 昆山亭林印刷厂

开本: 889 × 1194 毫米 1/32

字数: 170 千

印张: 8.5 插页: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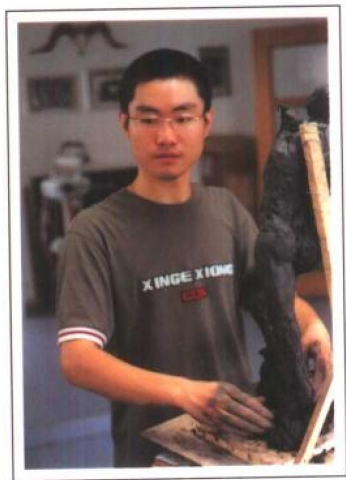
印数: 10,000

版次: 2001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27-768-4/I·211

定价: 1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者简介

陈安栋，1982年1月20日生于上海，4岁学琴，7岁入小学，13岁上初中，15岁初中毕业。九年义务制教育里日子过得平平静静却又百无聊赖。1997年入高中，觉得应该“自由选择”——大约受了“存在主义”的影响，决心考美院，由此生活多了些痛苦和迷茫，知道这是“自由选择”的代价。

1999年读高三，2000年1月获第二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5月保送入武汉大学建筑系。大学生活清清静静，得了一个校艺术节钢琴比赛的第一名，后加入校艺术团，为合唱团伴奏。无聊时写写画画，心里却对自己说你最终还是想当个画家。

感谢生命里除了现实、艺术外还有阳光，于是仍追求着积极、美好的事物，且随时准备为之献身。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一部关于校园生活的青春自传体小说。系“大都市青春丛书”之一种。

全书由两大部分组成。《高三四兄弟》讲述了刘飞、陈强、史仿人、张小冬“四兄弟”在高三这一特定的阶段所结下的珍贵友谊。“四兄弟”敢于同一切传统的教育方式、观念挑战，敢于追求那本应属于“年轻”的自由浪漫生活，表现出“源于思想与血液”的轻狂与叛逆。《黄金时代》则将时光回溯到“四兄弟”之一的张小冬的初中时代，再现了一段富有传奇色彩的难忘的生活经历。

作者以诙谐幽默的语言，夸张的手法，勾勒出一个充满矛盾、困惑，同时又不乏生趣的美妙的青春世界。

大都市青春丛书

高三四兄弟
十七岁开始苍老
我是叛逆我怕谁
爱与痛的边缘
流浪歌手的情人

目 录 ①

高三四兄弟 (上)

第一章	开场	3
第二章	四个有故事的男人	10
第三章	两李	26
第四章	章家父子	49
第五章	林老头	59
第六章	小卒们	77

高三四兄弟 (下)

第七章	问题是晦涩的,人生是短暂的	103
第八章	年轻时做什么都是对的	117
第九章	千禧之夜	152
第十章	说声“走好,哥们”	178
第十一章	尾声	182

② 目 录

黄金时代

第一章	预备班	187
第二章	初一	197
第三章	初二	212
第四章	初三	231
第五章	尾声	266

大／都／市／青／春／丛／书

高三四兄弟

高三四兄弟（上）

许晓勇被体院的射击队召去了，因“不堪忍受物理班的重负”而“向往更自由的生活”的刘飞来了。这是我们四兄弟史上值得纪念的日子——四个男生终于全会到地理班。至此之后，一个令老师和校长谈虎变色的小团体开始形成了。



第一章 开 场

想说一个故事。故事就发生在一年之前，我入高三的时候，结束于第二年的4月。以下这些是在床上写就的，为无聊的生活添一些乐趣。

我那年高中毕业上海还实行3+1的高考制度，也就是语、数、外再加一门课。读文的有历史、地理、政治，读理的有物理、化学、生物。选了便分班，读物理的去物理班，选政治的上政治班，分完班高三便正式开始了。我当时想考美术学院，去学校打听了却是考美院的随便选什么科目，无论文理，只要分数到了便录取。听后斟酌半日，决定选地理——上过高中的都知道地理是最不需要“智商”的一门课。

8月中旬的某个下午，我去我的母校——南城中学报到。去了却被告之改到附近的一所初级中学上课，原因是教育部规定了“学校不得利用寒暑假组织学生集体补习”。于是校方便聪明地想到利用一所初级中学的教室遮人耳目。

我先到原来的高二(6)班。班主任张老头向我眨眨眼，





先告诉我选历史、地理的将混成一个班,因为两者合起来才40人。同时对我说“分班了,以后要好好学习”,我知道他的意思是“再见了,我高兴得不行”,但仍笑着同他握握手。毕竟没留级有他的功劳。之后我找到我那选物理的女朋友,和她谈一会儿话。她挺兴奋,告诉我她被分在(5)班,班主任是李国豪。

“幸好是李国豪。”她高兴地说。

李国豪是个语文老师。身高160厘米,操北方口音。说话拖声“来”。一般比较可亲,只是有时把不住会用小拳头捶人,外号“暴力老师”,他的优点是看不起教科书,上课常握个小茶壶,拎本语文书晃悠悠地走进来,讲几分钟课文,随后把书往讲台上一扣,开始说故事。“当我在果园的时候……”据说“文革”时他曾在某地插过队,管一个果园。至于到底在哪儿就无人知晓。我估计是在南方,因为他讲的总是夏天的事儿,每回都出现水牛,穿短裤的牧童和农场里的蜜蜂——听李国豪上语文课是件快乐的事儿。

后来张老头告诉我们历史、地理班是高三(3)班,又对我们说了要好好学习,考上大学之类的话。说完大家都使劲地鼓掌,之后就散了伙。我与几个班里的哥们拍拍肩,说几句告别的话,就出门投新班级去了。

进班前我有点兴奋,因为换了环境,也远离了张老头,不用每晚留下看他激情四射地讲 $\lg 1 = 0$ 。对新生活的幻想刺激着我的神经。虽然明知钱钟书的“围城”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但“知道”转化为“懂得”需要时间,而我却年轻。

进班后我拣了靠后的位子。先与原班里的一个“老伴”坐。这哥们选历史,想考戏剧学院,嗓子很不错。高一军训



时曾在—辆装满人的大军车里对着全班女生唱情歌，末了得了“情歌王子”的绰号。半个学期后，“情歌王子”便成了我的“老伴”，每回考试不是我第一他第二就是我第二他第一——可惜是倒数的。考试结束后我们比成绩不是比谁多几分，而是比谁多及格几门。他战术运用得比我好，考试前先复习历史、地理、语文这三门“不需智商”的课，保三门及格做底，再靠运气叠加。而我先用功在英文和数学上。结果如同往东非大裂谷里扔石子，无功而返。

当我们打量班里的新同学时，他哈哈大笑，说：“都是些什么人啊！”还口口声声要“转班”。

我也看出这班级不像会有多浓的学习氛围。瞧一眼坐最末一排剃光头的家伙就知道了。这哥们我曾在校运会上见过。那回我参加铅球比赛，其实是体育委员凑不够人数硬逼的。比赛时扛那玩意儿上肩，还没使力，那东西就“噗溜”一声滚下来，坠到起球区外围的铁皮贴面上，砸出个凹洞。结果我被裁判轰了出去，还声称要我赔钱。我说又不是老子自己要参加的，一边气呼呼地往回走。此时我看见那个比我高一头（我是 176.9 厘米）、宽一肩的家伙脸贴着铅球，作了“滑膛式”，大吼一声，铅球就“扑”地一声飞出去，扔块小石子似的，差点儿就砸上跑道。裁判或许吓傻了，也没跑去插旗。只见那哥们猛打“小个子”一个“头塌”，打得他如梦初醒，“噌”地一声窜了出去。

随着视线的移动，我又发现了女子 100 米短跑第一名，女子铅球第一名，女子跳高第一名。还有原(5)班无人不知据说暗恋“小精灵”吴颖 10 年之久的“粗人”，总在办公室碰见的“小白兔”史仿人，“烟鬼”陈强，“不及格王”许晓勇，“泼





妇”孙洁……一个个都是成名的人物。于是一班“名人”就在互相发现和久仰的目光里等我们班主任的出场。

班主任我认识，原本教我政治，叫李正，生得干干瘦瘦。李正说些什么我记不清了。仿佛也就是有缘大家走到一起，希望好好相处之类，之后又念了原本她班里几个学生的名字。被叫起来的仿佛也不怎么高兴，但李正满脸都是笑。“自己人”扯完了又宣布了班干部名单。结果“小精灵”吴颖当了班长，我又做了团支书。报到名字时我稍有些“受宠若惊”，但很快又恢复了满不在乎的神态。

下课后选历史科的全散了，因为历史老师“出国”度假未归。历史老师名叫周大全。听名字都当是粗汉，其实是个女的。据说家境很不错。到澳大利亚“出国考察”过一段时间，算是“归国华侨”，家里有“两部汽车”，几幢“别墅”——当然，她骨子里仍是中国人，具有中华民族艰苦朴素的传统美德，高二乘大巴士上学时每天都在100路公共汽车里碰见她。有时“小白兔”史仿人也在车上。当然她不认识我们，也不打算认识我们。有一次我有幸站到她身后，闻到了我爷爷夏天常用的痱子水的香味——据说一种高档香水的气味和它差不多。

班里原本人数不足四十，又走了四分之三，只剩十来个。我再次打量四周时发觉剩下的是精英里的精英。几个冠军除了扔铅球的光头都在，加上我，陈强，史仿人和许晓勇，共7人。那天我坐后排，看见许晓勇宽厚的背影。他跷着二郎腿，穿拖鞋，一只手正在慢条斯理地挖脚。嘴里大声讨论为什么高二篮球联赛时最后他的一个三分球没投进，“原因是我的一只拖鞋跑掉了”。这是经过50分钟逻辑



推理后得出的结论。聪明的许晓勇又同时得出了解决的办法——“以后索性不穿鞋了”。

许晓勇面前的听众只有两个，“小白兔”和“烟鬼”。史仿人专心看漫画，偶尔应和似地笑一笑。陈强一言不发低头伸直双腿，双手插裤兜。但许晓勇的兴致丝毫不减，开始介绍小乌龟的饲养方法。

许晓勇喜欢小动物是路人皆知的。他时常充当整天笑眯眯的图书管理员田阿姨的打手。每每屡要不回的书，只需许晓勇出马，先是188厘米的身子一立，似笑非笑地拍拍不还书的哥们的肩，说句：“小兄弟，借书不还是不对的。”对方马上乖乖地把书掏出来。许晓勇又爱抚似地摸一下那哥们的头，猛地打个“爆栗”，大吼一句：“以后不许不还书，听见没有！”对方赶忙抱头“噌”地没了踪影。

正因为许晓勇办事得力，才使我们图书室至今还有一屋子书。只是关于小动物饲养方面的书是一本都不见了。许晓勇有句名言：谁给我十块钱，我就出卖正义。许晓勇是很明白当今的社会现实的。

当他正阐述龟头为什么要缩与何时会缩时，一个笑眯眯的老头走了进来。

他就是我们的地理老师。

那天林老师穿什么衣服我记不清了。反正脚上是双老式包趾皮凉鞋。以后他就天天穿这双皮凉鞋，直到整个夏天结束。下午天气很热，太阳晒进屋子里。吊扇飞快地转着，发出“嗡嗡”的响声。他手执一把折扇，不时掏手绢擦汗。老头额头很宽阔，有点像毛泽东。额头的皱纹里渗着汗珠，我想人如果像细菌那么小，肯定把它们当成河，且在周





围产生文明。

老头边擦汗边告诉我们明天开始上课。开学后我们七个人将有个明亮宽敞的教室上地理课。每人会有张新桌子，每张桌子上将摆一个地球仪。

“你们是我的关门弟子，我明年可能就退休了。”老头说，一边擦了擦汗，“我希望也有信心带好你们这一届。”

老头的话引起了许晓勇的掌声。当然许晓勇只是在拍蚊子，但老头仍很高兴，说连许晓勇也愿意合作了，他的信心更大了。

那天下课后我去找我的女朋友。她坐在第一排，聚精会神地听一个 50 多岁的老头讲话。我听了也同林老头对我们说的差不多，他也说“你们是我的关门弟子，我有信心也希望带好你们这一届”。

仿佛每个有点年纪的老师都下意识地觉得在带“关门弟子”，或者这只是善意的欺骗。等十分钟她才从教室里出来，之后我们顺着林阴道走了一会儿。看名光路上密密的绿桑树叶子，听此起彼伏的蝉鸣。我女朋友的家在同济大学里。从长峰路的拐角处看得见两幢高层，她住靠右那栋，20 楼。一般我送她到刚好望得见楼顶的地方立马转身往回走——怕被她妈逮着（据说她妈是同济大学的老师，与张老头挺熟）。她通常向我的背影挥挥手，说声再见。我女朋友是个挺好的女孩，我挺喜欢她，她也喜欢我，原因或许是我想当个艺术家，且“才华横溢”。事实上或许我的确有些才能，但这都是空的。或者说未成气候的艺术才能都是没有现实意义的。谁也不能靠写些狗屁不通的文章画两笔把曹可凡变成大熊猫的画而吃上饭。更别提靠这些个收名收利



了。高中时的女孩喜欢一个男孩不会考虑现实因素。我们现在仍联络着，彼此保留感情。但等她长大些后或许会渐渐改变一些对人对事的看法，去找个更坚固更现实的归宿。倘若果真如此，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现实就是这么一个东西，你可以鄙视、咒骂，却无法回避，因为人本来就生活在现实里。

送了她之后我骑车回家。经过学校时看见“烟鬼”陈强和一个仿佛也是李国豪班里的女生立在离校门不远处的树阴下。陈强吸一支烟，笑着与那个女生说些什么——这是我惟一一次看见陈强和女生在一起。后来才知道那天女生告诉他：“我要好好学习了。”意思就是“Good By, my dear”。

